



大宋文鑑卷之四十

詔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蘇

軾

呂惠卿責授建寧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蘇

軾

李南公知澧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揚知潤州

蘇

軾

李之純戶部侍郎

蘇

軾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蘇

軾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蘇

軾

皇兄右千牛衛將軍士昇等轉官

錢

勰

待制知青州鄧綰可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

大宋文鑑

卷之四十

詔

范育直龍圖閣知秦州

劉攽祕書少監

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太上知汝州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陳烈落致仕福州教授

蔡確改知安州

侍御史林旦權淮南運副

郭達自致仕起居潞州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

汪公岳成都提刑蘇必利州運判

劉摯尚書右丞

錢 勰

錢 勰

錢 勰

錢 勰

蘇 轍

蘇 轍

蘇 轍

蘇 轍

蘇 轍

蘇 轍

蘇 轍

蘇 轍

太僕少卿李周祕書少監

曹 肇

通議大夫賈昌衡正議大夫致仕

曹 肇

左武衛上將軍郭達特贈維武軍節度使

曹 肇

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差遣依舊

曹 肇

御史中丞李常中大夫

曹 肇

蔣之奇寶文閣待制

曹 肇

御史中丞胡宗愈尚書右丞

曹 肇

陝西運副呂大忠知陝府

曹 肇

知洪州熊本知越州

曹 肇

朝奉郎石賡京東路提刑

曹 肇

契丹偽公主錫令結羊封夫人

曾肇

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徐樞密都承旨

曾肇

文彥博追復河東節度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曾肇

東頭供奉官李志張大中並轉兩官

曾肇

尚書左丞梁燾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

呂陶

李潛落致仕

鄒浩

章宗同知樞密院

鄒浩

呂希哲直秘閣知曹州

鄒浩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蘇軾

三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昭回于天乃眷藏書之府因為育

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剖符分憂一掛名於其間遂增重於所蒞且使民見侍從之出知朝廷之念遠也其官蔣之奇少以異材輔之博學藝而從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劇於一方固當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間務安斯民以稱朕意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

事

蘇軾

凶人在位民不其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求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

以帝堯之心姑誠伯繇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
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賊反覆教
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之已共為惠君喜則摩足
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堂與交攻幾半天
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妾出新意
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求樂之既與言及此流涕何進迨
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
上為欵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
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李南公知滄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揚知潤

州

蘇軾

刺史秩六百石以按列郡而治行卓然乃以二千石為郡守昔以

責人者今以自責則物被其惠民無間言爾等皆嘗奉使督察官
吏公明之稱達于朕聽董制江淮控臨河海任亦重矣益勉之無
使風來減於平昔

李之純戶部侍郎

蘇軾

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興利
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以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
嘉與庶工共行此志具官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為有司
不吝出納宜膺躡等之用庶無虛授之譏服我訓詞以厭公議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蘇軾

治邊者不計財惟邊之所用治財者不卹民惟財之為富此古今
之通患也朕之汝才智可倚忠厚可信故以西方之改責成於汝
往與帥守者謀之惟適厥中以民為本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蘇軾

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朕性喜諫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於已失而勸講進讀之士蓋朝夕納誨故日化而不知合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劉摯以道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焉宜因古今無書之成文取其與壞治忽之要論言之於無事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爭臣之大願乎

皇兄右千牛衛將軍士昇轉官

錢勰

九廟子孫其聲蕃衍垂紳入待悉以歲遷拱衛之嚴列於督護尚惟執睦以稱恩休

待制知青州鄧綰可能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

錢勰

雍州積高號稱陸海屏翰之重坐鎮西海賢相所宜付畀其選具官鄧綰資適逢世早踐禁途蕃宣回翔歲月淹久學士通貴還陟近班帥守鎮臨往敷寬詔服我休寵無怠愆

范育直龍圖閣知秦州

錢勰

古者不以勇猛為邊貴謀而賊戰故國家妙選耆儒額付方鎮外以訓齊戎旅而內以息安元元用此道也具官范育才猷智略夙膺器任邊衆揆材往臨帥閫夫新秦與區控扼汧隴綏懷夷落應授新邦無以文安而忘備豫祗膺休顯益思報稱

劉攽秘書少監

錢勰

學者以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而國家所以涵養令器待才用者之宅也以爾攽詞藝之富回翔之久擢貳厥官益將試用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

太諱知汝州

黜陟之典咸徇至公進退之間尚存大體具官章太上早繇法從
亟預近司肆被躁輕失於審重至于掣御之列嘗通問遣之私比
議役書本俾參訂當其敷納初不建明逮於宣行始與沮難務從
含貨益至喧呶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稽參故實稍
屈典刑噫朕以幼冲仰煩慈訓苟乖恭事曷肅憲章其解政機往
臨郡寄弗忘循省服我寬恩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蘇 轍

欲治國家當先得士項者人物之評廢而長育之道微朕顧瞻周
行惻焉興歎或盤桓久次而未用或沉伏下僚而莫知將以責成
功祈遐衝人不素具其何賴焉具官劉奉世家世名臣才穎風發
試以治劇頌而益明具官孔文仲進以直言文史足用責之典禮

守正不回斯皆一時之俊良多士之領袖方欲賓之侍從益嘗養
其才能左右史官號為要地前後達者皆由此途手刊冊書足以
明枉直之效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 次

陳烈落致仕福州教授

蘇 轍

維孝友于兄弟是以為政爾以篤行見紀於東南雖老而不試
無憾朕方欲推爾所為施於鄉人其起視學校使諸生有所矜
式

蔡確改知安州

蘇 轍

朕體貌大臣務全終始有善則藩飾褒顯以風勵天下有過則遷
就諱避以曲全舊恩至於用法蓋不得已具官蔡確早以才力奮
於下寮旋蒙器使致位元宰第碩不類貪冒有素而溺於私愛以
廢公議出從舉吏之請遂成贖貨之辜其驕奢淫縱之狀理無不

知而涵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頌言之並作雖欲宥而不能默
守小邦仍禡舊職往自循省尚體至恩

待御史林旦權淮南運副

蘇轍

淮甸之民荐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輟吳楚之漕以拯其急猶以
之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故荒之術行之略盡惟得良使者因事
施宜為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揚楚之故其為朕往
視之均徭薄歛禁暴戾無使斯人重被其困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蘇轍

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於用人
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鞞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
勲久廢不用具官郭逵蚤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
威名懾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棄退居能

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
胥之足云窮當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

蘇轍

為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俊至於側微患其
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騏驥而不御臨長道以咨嗟人皆
病之予何疑者具官范鎮文冠多士有揚雄之遺風任歷三朝守
劉向之忠節蚤事仁祖首開社稷之言晚說裕陵復陳堯舜

之道自處以義歸不待年身交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恍
或疑其古人茲予纘服之初日思講義之益謂白首窮經之樂尚
可推以與人而真祠訪道之遊必使退而養志勉徇予意毋留所
安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蘇轍

守令賢否朝廷不能自知天下利病吏民不能自言宣吾德澤於下而達民情於上者部使者也朕既選用舊人而去其貪暴詔舉親進而汰其不以實者矣以爾公岳久任刺舉所至稱治以爾泌家世文雅通於吏事益利峻遠民罹荼鹽苗役之害罷察未復朕念之深矣其悉乃心謹察苛吏與民休息毋廢朕命

劉摯尚書右丞

蘇轍

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者我仁宗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蚤以御史祗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開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

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已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太僕少卿李周祕書少監

曾肇

東觀以圖書為職長貳之選尤高非年耆德茂未易得也然秩清務簡處不爭之地恬於榮進則能安之好利夸侈者不能一朝居也具官李周質性純厚臨事有守歷試煩使特之老成位于列卿眾謂淹久進秩外史往服少事優游省閨不亦美歟

通議大夫賈昌衡正議大夫致仕

曾肇

士大夫束髮起家白首辭位終始無悔人之所難豈無褒嘉慰爾歸老具官賈昌衡名卿之裔以吏能進歷試內外致位通顯優有風績號稱廉平上書引年願還印綬嘉其知止足之誼閱爾有官職之勞序進文階以為爾寵退安閭里益俾壽域

左武衛上將軍郭逵特贈雄武軍節度使

曾肇

念功隱卒國有彛章矧予勞舊之臣嘗處訐謨之地奄終壽考宜極哀榮具官郭逵少也知書長而甚武蚤著戰多之績深通靜勝之謀伏波未衰尚威名之可憊營平既老亦籌策之是咨孰云注意之辰忽起云亡之痛聽鼓鼙而增感賜鈇鉞以飾終尚其有知膺此異數

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差遣依舊

曾肇

法始於貴者所以示朝廷之公恩篤於舊臣所以為天下之勸養吾近弼嘗絳微文雖符守之既更顧寵名之尚闕吏民安仰庶陛未尊具官蔡確材術疏通謀猷膚敏與聞機政自元豐之紀年升

冠宰司當 求裕之復土屬均勞於輔郡旋褫職於殿廬原情無

他在法當復尚淹時日以塞人言未忘矜念之心難廢公平之典備顧問於惓惓稍還近班宜條教於翰垣益思盡瘁

龍圖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李常中大
夫依前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兼侍讀

曾肇

有位而無官守有祿而無事責此階散所以無常負也然必積日累年不罹罪悔有司銖寸校量應格然後一遷亦已艱矣具官李常閑裕而靖深溫恭而諒直秉義陪朕朝夕有恪蓋直延閣長憲臺侍經席皆儒學之華選仕進之要地也人處其一以為寵榮爾今兼之其任重矣茲又因其歲成進秩二等祗服朕命職思其憂

蔣之奇寶文閣待制

曾肇

三聖圖書萃在延閣儒學之士列職其中諷議詩論維時妙選雖
身在江海之上而名近日月之光則世以爲榮任亦加重具官將
之奇富以辭藝博知古今臺閣踐更號爲久次眷予南服付以列
城屬愚民弄兵騷動嶺表武夫利賞賊殺善民而爾應接經營多
中機會有罪就戮無辜獲申載嘉汝能宜用褒顯進于侍從之列
不改師帥之舊使遠人觀望益加二千石之尊爲汝之光不既多
乎

御史中丞胡宗愈中大夫尚書右丞

曾

肇

先帝稽古建官肇自三省維尚書萬事所出丞實總其紀綱糾正
官邪彌綸國典非通達治道剛毅有守烏能勝其任哉具官胡宗
愈明允篤誠敏于世用待時以君子之器立朝有諍臣之風直筆
正繩無所回撓開廣朕意見弗欺之忠補助政體多可行之論斷

自朕志擢貳中臺躡進文階增峻堂陛唐太宗嘗謂尚書丞百職
網維事一失中天下有受其敝者而當時魏鄭公戴胄劉洎輩迭
處其位皆號得人今朕虛已仰成股肱是賴爾其矯正浮偽振肅
偷墮使官修改舉有正觀之風則豈獨汝爲稱職亦以副先帝
作則垂憲之心可不勉哉

陝西運副呂大忠知陝府

曾

肇

朕於用人不盡其力不奪其志均其勞佚欲臣下悅而知勸也爾
以林諳久勤于外自陝以西兵食所賴而屢以疾告自請方州并
崇之郊姑遂爾欲坐嘯卧治安其土風庶幾少休毋忘忠報

知洪州熊本知越州

曾

肇

會稽西阻浙河東漸于海有陂湖灌溉之利故歲多順成有絲枲
魚鹽之饒故俗重犯法獄訟稀簡土風和平置守牧人此爲樂國

具官熊本辭學起家果藝從政南宮西掖試用有聲番畧豫章循
行可紀因爾能效委茲重寄環地千里提封七州兵籍賦輿莫不
兼總名聯侍從之列身寄牛斗之間是為寵榮益務報稱

朝奉郎石賚京東路提刑

曾肇

朕於用利寧失有罪而歲報大辟有加無損意法網尚密使民難
避易犯歟抑吏之不良猶遷情情以就法者歟故於臨遣使臣尤
欲使知朕意以爾質厚而識明宜能導足以遠罪哀矜而折獄矧
齊魯之俗易與為善往祇朕訓其盡爾心

契丹偽公主錫令結牟封夫人

曾肇

先帝威德履被四方宜有遠人舉宗內屬優錫命數朕其可忘某
人主自大邦嬪于西土絃慕聲教叩關請朝引對在廷益嘉恭順
胙之成國視古小君象掃翟衣以為爾寵往帥種落舉為王民

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曾肇

樞機之地選用士人宣納密命自 神考始肆予纂服收拔端良
實諸左右蓋遵先志具官范純禮夷易有守篤實無華恂恂自持
言行相顧失職茲久秉心不移起分州符未厭輿議其還延閣待
從之遽來贊右府訐謨之微副予咨求竚爾忠益

故降授太子少保致仕潞國公文彥博追復河東節度

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厚尹潞

國公

曾肇

朕嗣位五月三下恩書徽纒析楊棲置弗用放流竄逐繫踵生還
尚念故老元臣嘗位承弼或奪爵身後或殞命貶中需澤之行豈
限存歿不有追復執慰營魂具官文彥博佐佑四朝勲德兼茂粵
自 神考命為師臣逮及 先皇咨以重事去國未久責有煩言

降秩春宮僅存公號齋志沒地屢閱歲時蔽自朕心悉還舊貫維垣印綬冠秩百工全晉節旄視儀三事納書泉壤流澤子孫死而有知可以無憾

東頭供奉官李志張大中並轉兩官 曾 肇

朕圖疆場之功常以靜勝為優斬獲為下顧如爾等立効西陲實在前日第勞行賞則有舊章其往自今常體朕意

尚書左丞梁燾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

呂 陶

君臣之會遇豈不難哉平居竭股肱之効則與之合謀一旦有筋力之憂則遂欲去位違從之際朕甚重之雖朝廷始終之恩固無所間而賢者進退之分亦貴其全爰有寵章以褒遠業具官梁燾蘊造道之深識知事君之大方早以文學之望更直於儒林晚以

諫諍之才盡規於治路向從內相之選進領中臺之權資其納忠距此周歲左綱已舉知戴胃之有勞竒論不聞惜少翁之告病遽形奏牘求解攻幾章却復來至于五六爾既懷知止之義屢請於朝予亦有優賢之心敢勞以事宜躋華於祕殿仍它職於真宮示以眷存遂其安佚惟五福之報德必錫之壽康惟大臣之愛君不繫於出處其綬吉履益茂壯猷

李潛落致仕 鄒 浩

朕欲士大夫風節奮厲以成一世之俗而忘已徇物或者安之與其嚴法以示懲曷若表賢而自勸以爾自為禮義行貫幽明歸卧鄉閭世所推尚精神思慮雖老不衰近臣以聞適協朕意傳不云乎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爾既師之以治已有日矣勉承朕命以暢遠猷

章案同知樞密院

鄒浩

朕惟天下治安之本實在二府故文武雖若異任而眷注未嘗不均必求其人以贊樞極具官章案受知 哲廟擢付師權既生致於首豪且廣恢於境土屢形棲奏數被褻嘉眷宥密之須才越班聯而登用蔽自朕志寵示殊恩惟不忍肝腦之塗郊原故能愛重人命惟備見飛輓之耗帑廩故能謹惜邦財事在變通爾知之矣勉思所以善其後者以副朕濟民仁壽之意

呂希哲直祕閣知曹州

鄒浩

祕閣聚天下之圖籍以崇養蒙英以鑒觀理亂惟時分直不輕授人以爾學知所宗行與言稱方從卿寺出輔藩垣茲用褻嘉以為爾寵大濟陰患盜久矣以爾之不欲而表勵之則雖賞之不竊將不特見於空言而已往其懋哉

天宋文鑑卷之四十一

大宋文鑑卷之四十一

奏疏

雍熙三年請班師

趙普

論彗星

趙普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論邊事

田錫

諫北征

張齊賢

雍熙三年請班師

趙普

伏觀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悔朔春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聞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况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自前懷徠闔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茲據鬻誠

非我敵蓋以本無禮義復處窮荒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聖王
置之度外恣其處逐水草實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
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興不急之師頗涉無名之舉臣嘗披載
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
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至舉而行伏望萬機之餘一賜觀覽
其失不遠雖悔何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往殲兇醜百餘萬之生聚
飛輓而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矢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雀因斃
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况得少之中既難為益失多之外
復有他虞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所
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
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
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早涼虜則弓勁馬

肥我則人疲師老恐于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獨獻言
而阻殺蓋以暮景殘光所餘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此時伏望速詔
班師無容翫寇臣復有萬全之策願達四聰之聽唯 陛下精調
御膳保養聖躬惠綏疲羸使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
土歸仁四夷慕化殊方異俗相率來庭蠢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
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斯吊伐是
為萬全臣又思之 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于偏聽貪功之輩專
務傾邪意為身謀豈思大計但欺君而是念實害政以自居事成
則獲利于身未成則貽憂于國苟至于此為之奈何昨來緣取幽
州未審誰畫其策虛實之効悉已彰明望推其人賞之刑典庶昭
聖德以厭羣情俾姦偽之心于茲知懼忠良同德皆務竭誠臣欲
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往哲垂終尚聞死諫

微臣未死安敢面諛然知逆耳之言非是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祿
厚才薄命輕將酬國士之心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其俟干顯
誅竊寵偷安不寧于方寸惟期至聖曲照愚衷

論慧星

趙普

臣伏觀御批劄子云所為妖星謫見引證古今莫知所措自且及
暮莫敢違寧臣等伏捧真蹤同承聖旨兢惶戰懼各不勝任其間
老臣最負深過三十年之重位但愧叨塵一千載之明君將何輔
弼忝列三台之首慙無一德之長自知政術疎遺寧免妖星謫見
被害者無由披訴偷安者不敢指陳雖衆議以明知奈皇情而莫
側隱蔽之咎惟臣最多甘俟嚴誅仰期待罪今則人心頗鬱上象
自差起狂夫思亂之謀生醜虜犯邊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唯
有今年倍須保護伏審 陛下初知妖異親諭德音便欲遍與恩

澤優加賞賜既發一言之善須增百福之祥令由惠物之心必有
變災之望才經旬朔似有改移竊聞司天臺內妄陳邪佞之言深
惑聖明之聽惟云妖異合滅契丹臣竊慮俱是誚諛未明真偽乞
加詢問須見實情乞問司天臺內所有前件奏未委按何經典臣
今將所按經典逐件進呈伏望 陛下親賜省詳便知可否臣聞
五星二十八宿與五嶽四瀆皆在中國不在四夷而又尚書堯曰
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豈可契丹封疆下屬萬方之數臣今老邁
豈會陰陽惟將正理參詳以前書證驗三墳五典必可依憑今錄
到故事五件謹分析如後一按漢書天文志及諸書云歲星辰見
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為妖星石氏云撓槍為天棊音又曰
彗星所為掃也其本類星其末類彗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彗狀
如箕亦為孛孛然如粉絮形狀雖異其殃一也皆是逆亂凶悖非

常惡氣之所生也見則為兵為患除舊布新之狀不有大亂必有
大兵天下合謀暗閉不明破軍流血死人如麻哭聲遍天下干戈
並出四夷來侵餘災不盡下為水旱飢疾凶惡之事不可具載又
云凡關天象變異下必有災殃如人臟腑有疾亦先形于面色
象不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一按左傳云齊有彗星只出齊之分
齊侯使禳禳禳以術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敗天道不諂諂疑
不二其命若之何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也又何禳焉若
德之穢禳之無益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義翼翼井也聿述也回違也言文君
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政
民卒流亡逸詩也追監夏商若德回政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
能補也公說乃止其後齊國果有田民篡奪之禍國有穢惡彗星
不可禳也唯

聖德可一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

白一按蜀記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三分鼎立何地為政對曰當

驗天文即可知也往昔熒惑守心而文帝崩矣吳蜀無事此其驗

也蜀時魏文帝居中國一按梁書武帝大通元年熒惑犯南斗梁武

帝跣足下殿走以馱之是年後魏孝明帝崩武帝歎曰索虜亦應

天道時後魏孝明帝居中國一按唐書云高宗總章元年四月有彗

星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令內外五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

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青不足上勞聖慮請

御正殿復常膳高宗不從敬宗又曰星孛而東北王師問罪此高

麗將滅之徵上曰我為萬國之王豈得推過于小蕃哉二十日而

星滅其許敬宗者本謂佞人也乃是希高宗自贊成廢王皇后立

為謬石具如前今檢尋故事聞達宸聰冀將師古之文聊證順情

之說伏况 陛下勤求理道獨出前王雖然彗星呈妖自有皇天
輔德臣所願者除舊布新之事專乞 陛下親行變災為福之祥
乃為 陛下已有如此則商高宗之桑穀遂至中興周武王之資
財須行大賚伏望 陛下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曠蕩之恩更
保延長之祚蓋緣凡關世事否泰相逐倚伏盈虛豈能常定 聖
朝開國三十年國富兵強近古無比諸方僭偽並受驅除無一國
不亡無一人敢敵可謂鞭撻宇宙震懾華夷若非聖德神功終恐
兆民未泰戰爭勞役寧有了期雖 哲后修仁本意固無于虧闕
而羣生造業隨緣有近于感招儻時運以相逢于聖賢而不免堯
水湯旱乃是明徵臣又竊聞 陛下自觀星文深勞帝念轉積動
天之德思覃及物之恩則知多難興王傳聞于往昔殷憂啓聖實
見于當今可謂何福不生何災不滅臣今誠懇思達冕旒仍須面
具數呈不敢形于翰墨伏恨言詞蹇澁氣力衰羸步履猶難未任
拜跪自從發動多有風涎如或一息不來便憂一詞難措以茲情
抱實有感傷乞于閑暇之時伏望略賜宣喚貴將微細皆具奏聞
兼緣臣久負過愆因此合專陳首伏以臣謬將鄙拙虛受恩榮既
不能致主安民又不能除奸殄寇叨據秉鈞之任忽招如彗之妖
方抱恥于朝廷實難安于祿位伏况前代每逢災變必先冊免三
公今遇盛時乞行嚴憲明加重責用激忠良臣無任負愧懷悚戰懼
兢惶待罪之至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一善上答君恩
蓋以 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共無事可言然尸祿曠官憂
慙益切盡忠補過夙夜寧忘今輟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

疏上達四聰乞 陛下寬鉢鉢之誅容微臣盡芻蕘之見所謂冒
萬死而不顧當可言而不疑又伏念 陛下登位已來未嘗罪一
直言未嘗戮一敢諫天慈寬裕睿鑒昭彰雖前王好諫之心未如
陛下而諫官敢言之節不及古人不唯負 陛下超擢之恩抑亦
虧臣子公忠之道何以安一膳之飽何以安一裘之溫胡顏立侍
從之班無藝帶清華之職碌碌隨衆惶惶惜身不如馬之代勞不
及犬之吠盜臣所以奮發之志思有所伸激切之詞不敢自隱伏
乞 陛下察而恕之又望 陛下容而用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
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為 陛下引喻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
天下弛張睿略舒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
其若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鑄者使
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失其機又失其時則萬人不一心四海

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
使之圓而不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
憂不懼故古人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
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取
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洎 陛下下 陛下舉取之功名光
大世宗 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迴旋諸軍之心皆
望賞賜四海之內亦俟霑恩豈謂 陛下未覃賞捷之恩未行策
勲之禮經今二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幽州孤壘未
復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力之盛滅戎人甚易取幽州
不難然自古制御蕃戎但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
武不勞人費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人羊容之若天地或來朝貢
亦不阻其歸懷或背驪盟亦不怨其侵叛臣伏慮 陛下以幽州

未取戎賊未平一旦又來擾邊萬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欲展睿
謀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等然臣請 陛下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
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此示策勲之信人心懈怠者復悅軍
功勞苦者終酬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 陛下駕馭其意銘鑄
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不以
威信鑄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
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 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
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鈍兵
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 陛下
何不廣之天生四夷 陛下何須取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
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災
癘彼人自罹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文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

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况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
時越裳來貢九驛而至周公問其所來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
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始有聖人合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徵
苦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
屯田置戍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內附今 陛下取
交州何速况大國取交州何用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土風兵
在彼中留滯頗久願 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
損 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 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
為可圖鈍兵挫銳為可惜蓋征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力之
財悉諸國所供之賦乞 陛下惜輕費之用望 陛下念征戍之
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
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

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而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 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闕負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 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迴未嘗見 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 陛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 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祕書省職官

而無祕書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敕條貫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及委憲司申舉此則 陛下思復古道大振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祗應顧問中書舍人 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 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殫於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即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勅無誤出政事無錯行此則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內萬里四方所湊輦下駢聞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宮悉皆壯麗 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

池池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為 陛下宴遊之所足以見聖朝宏大之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營公署低隘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解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內前廊下加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乞 陛下俟西苑畢功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鑊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為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答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為枷事出法外伏乞 陛下鑒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唐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慈惻隱於是免人徒刑况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君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 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體乞 陛下採而用之臣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之至拜手頓首謹言

論邊事

田錫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用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比鄙繹騷蓋亦有以君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矜捕斬小勝為功賈怨結仇乘秋致寇召戎起釁職比之由伏願申飭將帥審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素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

前歲傲擾邊陲親迂革輅今茲張皇聲勢頗動人心若獫狁來侵
六龍夙駕戎羯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所以五
月兵不得分屯農時人不得務斂勞頓數耗可勝言乎軍國大端
固當慎始戎族未亂未煩強圖狄勢未衰何勞力取待其亂而取
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自古
貪利荐食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將當鑑前軌以恢求圖昔
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息漢頗患之其主云亡其子繼立漢
乃命使弔之東夷感悅還漢生口一隅晏然至於南蠻亦嘗咩渙
始由邊吏增賦乘怨為寇光武時西戎犯邊班彪請置護羌校尉
通其貨之有無治其人之寃枉塞垣遂安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
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在深謀臣又謂安
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

功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
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于
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徃伐遼東之國率義勅之衆徇無厭之求
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夷
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位下秩卑敢言者少言而見聽
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懼罪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
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
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
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二害可赦
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
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
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惟此聰

明在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乃協知幾之神臣又謂取捨不可以有感故曰孟賁之孤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慮思不可以不精故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恢復弔伐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願陛下精其思慮決其取捨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為國大計不得不然

諫北征

張

齊賢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以生靈為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接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為我有者蓋有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風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

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遠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

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 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羣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剋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者彼為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謹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偽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于民事委長史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白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 陛下之心戴 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撿之與屈膝在術內爾

大宋文鑑卷之四十一

大宋文鑑卷之四十二

奏疏

請除非法之刑

錢 易

應詔言事

王 禹偁

論宰執不許接客

謝 泌

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

李 宗諤

論靈州事宜

楊 億

論澶淵事宜

寇 準

諫幸汾陰

孫 奭

又諫幸汾陰

孫 奭

請除非法之刑

錢 易

臣竊聞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

是故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
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有
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又痛其不可
盜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
止曰極絲于羽山竄三苗于二危放驩兜于崇山流共工于幽州
何獨不言殺鯀誅三苗戮驩兜斬共工于其處然此四者皆殺戮
滅絕之典也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慎者
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甚于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貴刑踰法
法有所據不本於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
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獨理天下獨
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法天欲喪秦而
始皇復酷於民棄三代之法恣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例為秦

民者嘗寃之殘害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戮漢
祖既入關蕭何以文無害居宰非故約秦之法為三章文帝有德
詔除肉刑此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劓刖黥劓之
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令受是刑後代尚以虐而
絕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首領措全故分二等百代
奉之以為常法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已來非法之刑異
不可測不知建於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
吏不敢言而行之至于今日或行劫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越與
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臠割斷截
手足坐釘立釘懸背路筋及諸雜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
猶動四體分落而冲痛之聲未息置之闕閭以圖示衆四方之外
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剝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為

變數歲前蜀部兩迥作亂事敗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永為訛法今蓋少已死之刑復加齧截斷割此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此罪當死故重矣刑止于殺則絞斬行焉復使先受苦痛齧截斷割然後就刑然亦非欲贖於刑以貴誠於後人令無犯者臣淳化中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於集衆之際有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誠乎若使嚴刑可誠則秦之天下無一黔首為盜賊矣漢文措刑亦亂國矣三代已來躋民仁惠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恥矣臣愚見以謂一人愛民民誠則懼雖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仁埋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如慈為慈蕩祥瑞疊現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恐近世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益為常行矣臣又竊見唐太宗以人之

五藏繫于背有罪者仍不令鞭背蓋慮傷其命故于今稱善理天下能致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百令歸畢農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酷施于毒刑湯煎鋸解靡所不至廣民寃之立於刀刃今之史傳貶以尚刑 太祖神德皇帝平之而絕其法廣之于今歌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無怨今或非法之刑不除亦恐政闕况剖心削脛獨夫受行之已為萬古所笑今以此為刑臣恥之 陛下必亦恥之非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於 陛下非 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較則仁政王道盡在此矣 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罪亦幸矣

應詔言事

王

禹偁

伏觀 陛下即位赦書云所宜開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材又奉御
史臺告報准詔命內文武臣僚並許直言極諫此實 陛下誕彰
聖德廣達民情速致時雍追用古道之深旨抑亦宗社無疆之休
軍民莫大之幸也臣才雖無聞諫則有素 先皇帝時初拜右正
言直史館即日進端拱箴一篇又上禦戎十事蒙先朝采納擢陞
綸閣判大理寺時抗疏論道安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冤貶官商山
咎實因此尋沐徵用再塵諫垣又上李繼遷使宜寢而不報俄忝
內庭兼駁正亦掌改更宣命封還赦書雖無報於朝廷蓋粗伸於
職業伏遇 陛下欽奉顧命惟懷求圖嗣位之初赦書既如彼聽
政之後詔命又如此臣苟有所見隱而不言是上負 先帝用人
之心下孤 明主求諫之意也臣死罪死罪頓首頓首伏以 聖
朝享國四十餘年邊鄙未甚寧人民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太多

今 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臣伏慮書生執言有奏 陛下以
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古今異制家國殊塗者
也假如帝堯既殂帝舜在位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流
放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于舜也舜不孝于堯也
伏惟 陛下過老生之常談奮英主之獨斷則天下幸甚謹緣軍
國大政奏事五條儻稍動於聖心庶大開於言路其一曰謹邊防
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胡虜西有繼遷胡虜雖
不犯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
倒懸尤甚臣愚以為 陛下即位之始當順人心宜敕疆吏致書
虜臣使達大戎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臺臣頃在翰
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跋氏祭祀 先皇帝雖
有批荅只許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

有詔命不行今 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
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
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 陛下屈已而為人也或曰富國疆
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忽大計者也其二曰減冗兵併
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已來國家之事臣所
目觀當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入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
豐然而擊河東備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彊其義安在所蓄之兵
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
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
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
兵而委之以將帥用恩威法令駕馭之資之以天下之財賦而曰
兵不振用不豐未之有也臣愚以為 陛下宜經制兵賦如開寶

中則可以高枕而治矣至于引唐虞比三代者皆為空言臣所以
不取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丕曾人占籍濟上未
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員今司門員外
郎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
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
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閻暉副使閻彥進判官李延推官
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
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
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
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已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
也方今可為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
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東師

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也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官擇人士君子行脩于家學推于衆然後薦用登之于朝故從政而政和臨民而民泰自二代涉兩漢雖有沿革未常遠去此道者也隋唐已來始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為侔然自唐初終太祖之世利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 先皇帝 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 先帝濟之以汎取二十載之需澤 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

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為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 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為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獲起資或以捷給山呼使陞京秩遂使長定格真同長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恥格之風漸多闕茸之吏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還舊制依格勅主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唯有四民治民者士也故受養于農工以造器用商以通貨財皆不可闕也而兵不在其數蓋用井田之法農即兵也有事則職無事則耕自秦已來以疆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而為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為六

也故魏晉而下治道不及于兩漢有唐大儒韓愈諫憲宗迎佛骨表云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二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歲舜禹皆壽有百餘歲當年未有佛也是知古聖人不事佛以求福古聖人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費歲有一萬疋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富僧鉅髡窮極口腹一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此既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貨財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而已不曰民蠹其可得乎臣愚以為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虛不蒙福事佛無効斷可知矣 陛下深鑒前王精求理本亟宜沙汰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

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脩寺使自銷鑠漸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又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此令天下言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堯舜之道具在方冊是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作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大哉堯之為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何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賢之德爾雖然堯之道去世遠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言之唯有唐之政可以損益而行焉臣讀元和賢相裴垵傳憲宗嘗命垵銓品庶官垵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 陛下之明擇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

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珣為知言伏望
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
官自取僚屬則垂衣而治矣所謂忠良譽謬之士知進者也臣又
聞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賢受
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韆者皆賢也
夫小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政心惟忌賢非聖帝明
王不能深察臣又按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登殿此者三班奉
職卑賤可知或因遣差亦得陞殿惑亂天聽藝贖至尊無甚于此
伏望 陛下舉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不可不思所謂姦織傾
巧之徒知退者也臣愚以為令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
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難選舉以塞
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

不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僧尼縱欲減人民之賦寬山澤之利其
可得乎伏惟 陛下承二聖之貽謀鑒千古之治道明此日月幾
先鬼神聖智所周不遺一物英斷所及出于百王而又三事大臣
受遺輔政豈容郎吏輒議國經蓋以臣素被寵光常思報効有所
貯蓄不敢緘臧臣又念詔書云言之而不用罪在朕躬求之而不
言咎將誰執臣不勝大願所以輒進狂瞽上干冕旒伏惟 陛下
踐詔書之言則天下幸甚也謹齋戒拜疏實封附遞以聞惟 陛
下寬其罪而念其誠以來諫諍之路則臣死無恨矣

論宰執不許接客

謝 泌

伏觀間詔宰執樞密使不許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踈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
此真得大臣之體令天下至廣萬機至繁 陛下以聰明寄於輔

臣自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羣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為慮今陛下鞭撻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室中樹顛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况它人乎使非其人當尔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官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展四體以報下之道也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蒙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聽用

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

李宗諤

臣按通典敘職官以三師三公門下中書兩省為先而會要外以兩省為首惟六典準周禮六官以尚書省官居上而兩省亦在御史臺之前此不相統攝一也唐開成三年御史臺奉宣今後遇延英開擬中謝官委臺司前一日依官班具名銜奏其兩省官即令本司前一日奏是兩省得以專達此不相統攝二也朝會圖門下省與儀設版位御史中丞班在丹墀上兩省官後立此不相統攝三也故事文武百官內殿起居失儀左右廵使奏文武班內有官失儀請付外勘當如兩省官失儀即奏云供奉班內有官失儀請付所司以此言之惟兩省官失儀左右廵使不敢請付外勘當此不指統攝四也又御史臺止奏南衙文武百官班簿門下中書兩省各奏本省班榜子此不相統攝五也文武常參官每遇假告皆經御史臺陳牒惟兩省官自左右正言以上假告直經宰相陳牒

遇正衙見辭謝文武常參官皆於朝堂四方館陳狀兩紙惟兩省
官止陳狀一紙既不與百官敘班亦無臺參之禮此不相統攝六
也文武常參官臺次並在朝堂惟兩省官在中書門內每遇殿起
君及大朝會燕集並設次在御史中丞之上蓋地望親近在憲司
之右此不相統攝七也五代開延英奏事先宰相次兩省次御史
中丞次三司使次京尹又常朝叙班御史中丞羣官先入次東宮
保傅次兩省官次左右僕射及朝退僕射先出兩省官次東宮保
傅次御史丞羣官夫以後入先出為重不相統攝八也伏以中書
門下兩省自正言以上皆天子侍從之官立朝敘班不與外司為
比故在正衙則與宰相重行而立通衢則與中丞分路而行常參
則師傳入於兩省之前朝會則臺官次於兩省之後地望特峻職
業有殊官局之間不相統攝御史臺每牒本省並不平空所以本

省移報亦如其儀而文仲止憑吏人之言遂有聞奏且無典章為
據伏况臺憲之職所宜糾察奸邪辨明冤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
以彈奏下民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文牒之內爭平空與不
平空其事瑣細烏足助於風威哉

論靈州事宜

楊億

臣讀舊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為罷散中國以奉
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辨士朱買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不能對
臣以為平津侯為漢賢相深明經術習知利害屬武帝以稚俊自
任志在開拓買臣等以詞辨獲進並侍左右前史又稱平津每朝
會論但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由此言之非不能
折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耳卿朔方之非便有自來矣
且地在要荒之外國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衛青攘却匈奴取

其河南地以列置郡縣今靈州是赫連昌地後魏置州蓋朔方之
故墟匈奴之舊壤僻介西鄙懸絕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水草烽火
不相應亭障不相望當邊境謚寧羌戎即敎道路不墜饗饋無虞
猶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為中原之扞蔽自胡鵠作梗邊邑屢驚雜
虜為其脇從兇黨因而猖熾待之以爵賞頗驕蹇而不恭討之以
甲兵又遁逃而無復凡有贏糧之役必與狙擊之謀每至靈武轉
輸大須發卒防接離去內地皆無聞心經涉畏途多有菜色自曹
光實而牛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靡獲所失至多將士丁夫
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償以數倍之賈復於積石之孤
壤別築清遠之一城邊民繹騷國帑匱乏既不能制黠虜之死命
又不能救靈武之急難數年之間兇黨逾盛靈武危堞岿然僅存
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

且使賊遽橫行沙漠倣擾疆陲擊列鎮之戍兵侵屬國之蕃部雖
有警急無候望而得知縱或憑陵但繕完而入保未嘗出一兵馳
一騎取與虜確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散中國以奉
無用之地正今日也臣以為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且如國家
募人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卒轉餉涉茲不毛之地此古人所謂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毆民於死地者也今或棄之即可以歲省戍
卒分守內郡一卒之費可給十夫國家無飛芻輓粟之勞士卒免
暴露流離之苦必謂發之即虧失土地傷損威重且如堯舜夏禹
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
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
太原而頌聲並作號為至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略雖疆理益廣
而干戈日尋府庫之資財屢空生靈之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

同年而語哉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壤不塞將漏山阿今靈武之存為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為蠹逾於蟻壤無鴻毛之益有泰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略徇悠悠之談昔西漢賈損之嘗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能排衆多之說奮獨見之明下詔發之人頌其德元帝之意寧欲自棄其地當其內屬為郡固已置吏而拊循及其稱兵構亂豈可勞民而征戍故其詔書曰議者以棄朱崖蓋威不行夫通于時變即憂萬民民之饑餓危孰大焉且宗廟之際凶年不備况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為正與今日靈武之事相類必以失地為言即燕薊八州河隍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為議者又以西北諸蕃戎馬是產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內附蕃落藉其屏翰以免驚騷此又迂闊之甚且戎人為利所誘故互市於邊關蕃部之族自強故能死日種類必來寇於環慶

固無備於藩籬百雉危城千里懸隔自救不暇豈及於他議者又以其田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遷因而播種益以富強况戎人但以攻剽為能罔知耕稼之事河隴之外棄地甚多延袤百城提封萬井西漢屯田之所疆畔猶存儻事力耕可以積穀何必獨耕靈武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即是必爭之地當朝夕攻取豈至於今皆為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况又歲有調發動致寇攘借寇兵而齊盜糧竭民力而耗國用為患之六無出於斯雖庸人擊子亦知其可棄也若或精選單介間道而行齎持詔書宣布王命令其盡焚廬舍自後而歸丁壯悉令持兵老幼以之襁負古稱歸師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當此之時人有其勇臨難思免其鋒莫當又須申命偏師揚言出塞軍聲既振賊勢自分即虛州東遷之民虞邀擊之患雖有剽劫易為技梧且國家所惜者士

民所急者財用豈可以駭果之旅委於餓虎之蹊府藏之寶填於廬山之壑今若棄去靈武退守環慶卒免戍於絕域民思保其室家併饋不出於郊圻恩德自淪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易揚何敵不摧何戎不克 陛下又憤茲黠虜思欲翦除臣以為不可黠武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竊料賊遷睢眢邊塞之外徭強沙漠之中勸制諸羌嘯聚不逞無耕桑之業無蠶織之工為鼠竊之謀以資衣食聚為合之衆以擾塞垣致蕃夷之服從用兇威而驅逼非有厚利能誘其人朝廷今廢棄靈州每歲更無饋餉絕其覬覦何所窺圖平夏之西池鹽斯在先是貿易粟麥用資餼糧今條禁甚嚴法網尤密無敢踰越漸致携離皆困賊遷之術也臣竊見太祖朝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纔五六千而已閩外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効命

羌夷畏威朝廷無肝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分布諸郡各量其所將兵多少付之除廩祿之外賜一大縣租賦恣其犒設令開幕府辟一髦俊為之僚佐容以策略勇力之士稟其指蹤之用軍旅之政許之便宜而行儻賊遷侵邊郡軍戍擾內屬蕃部並唇齒相接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戎士思奮即召發內屬討虜之羌俘獲之餘盡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蓋迫兇渠儻撓之以勁兵示之以大信懷荒振遠推亡固存出金帛以購酋豪發爵秩以寵降附明立賞格厚答戰功即賊遷之腹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事去運乖荒荒獨行誰與為伍但塞外一胡人耳安能與大邦為讎哉若欲成謀廟堂功在漏刻臣以為北虜方黠其材猶豐腥膻之羣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如

臣之策祇得三兩驍將付以一二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令分守邊郡賊遷可以計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

論澶淵事宜

寇 準

臣伏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一臣伏觀邊奏大戎游騎已至深祁以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具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騷兼使賊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啓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具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覓便掩殺兼令間道將文字與石普闡承翰照會掩殺番賊近召募強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劫殺入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番賊次第

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闡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洛地里不遠張得犄角之勢一隨駕兵士衛扈宸固不可與大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具州兵馬大駕未起已前不過三萬人萬一大戎至具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以上人騎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土門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洛州以東方可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在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索拽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名一或恐萬一定州兵馬被大戎於鎮定間下寨抽那不起邢洛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是分定州三

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分魏能張疑楊延朗田敏等兵馬
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大戎必有後顧之患亦未敢輕議
懸軍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番戎殘害生靈或是鑿輅親征亦
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兵馬兼控扼津梁右
臣叨列宰司素無竒略即承清問合罄鄙誠伏覩 皇帝陛下睿
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猶虛已以詢謀兼彼大戎
頗乏糧糗惟腥膻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
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聰伏增戰懼

諫幸汾陰

孫 奭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陛
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
也夫汾陰后上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

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 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
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
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
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
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
陰至近今 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
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
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 陛下無故欲祠汾陰其不
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比年
以來水旱相繼 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
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
月入者也育養萬物有人君之象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

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 陛下而返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
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
其不可八也 陛下必欲為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
簠簋可邀神福祥春秋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
敢妄議惟 陛下終賜裁擇

大宋文鑑卷之四十二

大宋文鑑卷之四十三

奏疏

論天書

諫作玉清照應宮

論官制

請詢訪鬼神

請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皇帝處分

洪州請斷妖巫

荅手詔條陳十事

論天書

臣竊見未能者姦佞小人妄言祥瑞而 陛下崇信之至尊以
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

孫 奭

王 曾

孫 何

劉 隨

劉 隨

夏 竦

范 仲淹

孫 奭

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
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
坐誅 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
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 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
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休於邪
說自謂德寶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
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乎明皇
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
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
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君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
惑寵嬖外任姦回由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
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

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靈寶符安能
排難邪今未能所為或類於此願 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 先
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諫作玉清昭應宮

王 曾

臣伏聞朝廷設諫爭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蓋表其忠
况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譏臣
伏觀 國家誕受殊祥荐膺祕籙祚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
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各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
矣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自經已來龙徒斯廣輦他山之石相屬
於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陶甃揮錘運斤功極彌年
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梁日之前聞輟貴近以董臨假使權
而頡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為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

不為不壯矣然則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
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僦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
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
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為 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宮規制宏大
凡用材不莫門獲楠竊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般運赴宮尤
傷人力雖云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况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
之事一也邇者不畢封崇頌頌經費今茲興造尤費資財雖府庫
之中貨寶山積畚築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蓄藏百
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歛之惟艱雖極豐盈尤宜重惜此未
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
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
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竄郊鄴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

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也舉功必遵於時今裁成不
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周傳陰陽之序臣謹按孟夏無發大衆
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下築衝冒鬱蒸擾厚坤輿違前訓
矧復旱暵卒瘁雷電迅風拔木飄瓦温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以
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切聆中間符命之文有
清淨育民之誠今所修宮閣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剝擻之功賡務
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
遵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
息勤苦之衆輯寧羣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
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宮將畢相勞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
必行但能損彼規摹減其用度止數樸素無取瑰竒惟將之以誠
明仍重之以嚴察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儉為要俾四

海之內知 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 太宗皇帝建太
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惟 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為
法制以示不敢踰即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
制作乎并觀西京造 太宗之影殿東嶽置會真之宮計其工庸
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
則猶未足為當時之急務也臣料 陛下必為海內承平邊隅清
晏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
方今疆場甫定虜廷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完倉箱無紅腐之積况
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
復田產秋冬之間飢歎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罄於輿情且往
古廢興之端前五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為商鑒者 陛下覽之
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

為者之安全乎願 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
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躡冕旒至於左右
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踈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
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行良為此也惟臣出從幽介遭遇文明特
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為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
之効捐軀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為 陛下別白而
論之乎是以輒率妄庸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 陛下寬
其鼎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先試垂揀擇無謂創一靈宮
為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為興役動衆尤係事機不可不察也當
使鄉校之中豪姦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
幸也

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
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察焉星拱郎
中負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有吏
部焉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焉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焉正
版圖而阜財賦有刑部焉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焉祀神祇而
選賢俊有工部焉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有
唐正觀之風最為稱首于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亦不聞別分利
權持劫使額而軍須取足玄宗侈心既萌貪地不已北事奚契丹
南征閩羅鳳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揚創始以地官判度
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禍階將構然拔籍根本
尚在南宮肅代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
於其間矣征稅多端本于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進行

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興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
叛亂相仍經費不充使額又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
憲穆而下或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之
五代短促曾莫是思 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
立制在茲辰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或曰祿百辟贍三軍皆
是物也臣亦有其說夫鹽鐵者蓋筦榷山海之謂也而物非自集
須假牢盆戶部者蓋均一征稅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度
支者蓋供億軍國之謂也而粟非自行須 漕運但檢勾專一相
訟置之耳今莫若精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
中負外分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
曹郎中負外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
郎中負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或曰事有便宜行之已久何必改

作遠師昔人斯文非通論也但雅俗兼資新舊參列則進無掎刻之慮退有詳練之名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 陛下行之與否

請詢訪晁李

劉 隨

臣伏觀近降除書以客省使康州防禦使李允則特授寧州防禦使仍放朝謝與假將治者恩加勳舊事出非常凡居將帥之臣各勵公忠之節竊以李允則素懷韜略動有機權屢委邊防務期安輻不邀功以生事無縱敵而失謀雖古之將無以加矣是以行命之日中外皆喜必若制置軍馬經略亭鄣樞近大臣成筭之外若召而賜對詢以方略則若將諳練必有所長臣又伏見太子少保致仕晁迥端莊植性冲澹自居憲任 三朝垂五十載徊翔兩制踰二十年 先帝寵遇便蕃講求典禮議論詳正無不察預加以

繼司文柄時謂得人今之臺閣清流州郡循吏迥之論辨所得君多近者引年致政斯為達禮五常百行蓋無缺焉文苑指為宗師朝野推為君子有茲儒雅之望未行優異之恩臣亦願 兩宮聖慈特同允從近例賜以全俸豐其燕居其或朝廷將行大禮時議大政宰司裁成之外特開延英訪以經史耆儒詳練必有可觀每遇萬機餘閑溫涼得所詳延二老賜之從容俾說往古治亂之因國初經制之務如此則文事武備盡美於昌朝養老之言有光於古昔尊禮宿舊益享時風傳示方來用清史冊臣以為文武班中功名雅望終始一致以至高年者惟此二人允謂時賢恐須旌別

請 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 皇帝處分

劉 隨

臣輒露危言上塵聖覽退量僭易甘俟顯誅况君有道之朝幸在

符言之地念臣出入諫署于今八年才識本疎補報無狀既臨衰
暮合盡忠規洪惟 皇太后天資聖明手扶宗社爰自 先朝不
豫萬機倦勤 皇帝養德東朝選賢資善 太后預聞政事參決
居多洎 皇帝膺龍躍之期年尚冲幼 太后承顧託之命心如
堅石垂簾以對羣臣盡力以報 先帝戎夷率服華夏乂安終始
不渝中外咸仰於 國家顯隆平之業於 皇帝極慈愛之情天
地之功全母子之道備光耀簡冊垂億萬年然天下治矣王業崇
矣 皇帝長矣 太后勤矣而猶祁寒盛暑勞曳聖躬一日萬機
煩於聖斷臣聞虛心以致遐壽澄神以保大和欲乞今後軍國常
務並逐日專取 皇帝處分所貴清神養素延 聖母萬壽之期
內豎問安成 皇帝孝治之德天下幸甚微臣願畢

洪州請斷祆巫

夏

疎

臣聞左道亂俗祆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臣逆節在
賊亂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
屯聚 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切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
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藥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
託機祥愚弄黎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魑魅陳列
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
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祆法驅為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絕
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
云神禾聽殮率令疫人死於飢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崇所憑
人不敢留規以自八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
其聞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
既久習熟為常民被非辜了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

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竒神異像圖繪歲增邪錄祿符傳寫
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歛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
處動必求師劫盜鬪爭行須作木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
不難連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頒峻
典以革祿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歸農及攻
習鍼灸之脉所有首納祿妄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
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 伏乞 朝廷嚴
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宥羣生杜漸 明少裨萬一

荅手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伏奉手詔令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
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為 國家建明不
得頽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

行者並頒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
足以奉大對然臣蒙 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
戰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
生何哉綱紀寢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歛無度人情慘怨天禍
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
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
我 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
官墜于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
則欲正其未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清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
道求今朝 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 陛下順天下之心
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
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明建官

至少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為帝範
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
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
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
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
務局思與利去害而有為也衆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
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
愚暗衰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
肯為 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大
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
而不葺則王者失政賢不肖渾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
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 陛下旰食之憂者豈非官失

其正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為占據有
省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共其職使
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損闕則爭奪者數人
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君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
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
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
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
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
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
即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
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
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

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設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為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者者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羨利或京城軍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為衆所訴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有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

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猛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談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為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吏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

其正即帶職負外即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
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
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
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
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
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
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
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動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
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
二年無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
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
其正卿帶館職負外即并省府權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

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
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
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
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場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
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 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
秘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
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
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 太宗皇帝建崇文
院秘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 陛下當思 祖宗之意不宜
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迴日許進
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者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二等
者即賜召試試人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

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書一時劾彈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 祖宗之本意副 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致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賢為有德行能為有道藝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太廟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以重其事也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 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移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識之士十無一二况天下危困之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

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奉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利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取為至要內歐陽脩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卷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創為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前講說七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来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色人本

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勿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

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更宜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勝比為至當內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宜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等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等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人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甚盛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

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旨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舉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入歷任功過舉主人數間奏委中書省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 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賦歛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祿厚祿厚然後可以責庶偶安職業也 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墜諸國收復天下郡縣

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云便入見闕當初價至賤之時俸祿下輟士人之家無不自定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之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價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先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賂舉受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為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賊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 真宗皇帝深思遠慮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

日曩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惠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薄歲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

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要帛常貴江浙路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窮弱之民困于賦歛歲伐桑棗鬻而為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殘飢則乞糴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充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開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唯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自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總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

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
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特民
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
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
塘大半墮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
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
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旱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
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
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
令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
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
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

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
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
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祔京師置十六
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
備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
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 兵伍皆
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 祖
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
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
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
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新
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為

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奔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仿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而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今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口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

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遂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供役西洛之民最為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為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為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權酷關征之利兼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在之邑其所居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為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聽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耆管亦減役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究明會法律官負參詳起請之詞刪去冗裁為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

繳納免致錯亂設有施行仍望別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
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有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
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
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
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
須具緣由聞奏委曲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
度別從更改

大宋文鑑卷之四十三

